

讲述轻松俏皮又充满阳光的

AIQING GUSHI

爱情故事

独家赠送超值“心理魔法”测试
仅售
18元

我为歌狂
WOWEI GE KUANG
粉色小说

一套男生女生都要看，
白天到晚上都要读的小说集！

浪漫精彩，
机智幽默，
绝无冷场！

野蛮游戏

美错 / 主编



我告诉你！
不管你用什么理由拒绝我！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要追到你！
别忘了！我喜欢你！
你被我缠定了！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讲述轻松俏皮又充满阳光的

AIQING GUSHI

爱情故事

我告诉你！

不管你用什么理由拒绝我！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要追到你！

别忘了！我喜欢你！

你被我缠定了！

野蛮游戏

美籍 /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蛮游戏 / 美错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9

ISBN 7-80187-848-5

I. 野… II. 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8260 号

野蛮游戏

策划: 张敬 小额

作者: 美错

责任编辑: 慧钰 董晶晶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 石建华 版式 (或装帧) 设计: 许樱丹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32 787 × 1230 字数: 140 千

印张: 7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848-5/I·269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野蛮游戏

17岁女生的温柔

黑马王子

恋爱百分百

小 薇

城里的月光

突如其来的爱情

遇 见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爱到天荒地老

遗失的美好

01

07

15

34

41

51

62

71

77

96

地下铁	102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113
雨季中	121
我要的幸福	128
勇气	135
七月	142
火柴天堂	149
不够时间好好爱你	156
猪之歌	164
一个人	171
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177
你幸福所以我幸福	188
雨一直下	194
挥着翅膀的女孩	203
等你爱我	211

17 岁女生的温柔

文 / 南雪



跑出校门时，

木木停下来揉自己跌得发红的膝盖，

觉得那个男生也不怎么讨厌。

杨木木是在操场看球时，弄丢了书包的。灰蒙蒙的天，树影在风中摇晃。埋着头在操场一圈圈地走，木木几乎哭出来。刚发的新书，来不及写上名字就不见了。怎么办？告诉老师？让她叉着腰像小新妈妈一样吼：杨木木，你不想考大学了？

球场上有几个男生，木木怀疑是他们拾到了，于是饿虎扑食地看他们。穿7号球衣的家伙很普通，眼神不住向木木溜。冲过去，木木拦在他面前：同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书包？原谅木木口气不善，让眼前的男生横眉竖眼。她才17岁，年轻到不懂用委婉的语气表达。

没有，吴峥照样恶狠狠地喊回去。木木哼一声转身就走，踩到躺着的足球，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周围的男生哈哈地笑，木木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眼泪终于啪啦啦地掉下来。吴峥叫住她。这个书包是你的吧？

绿色的书包，史奴比在上面歪着嘴得意地笑。木木扑哧一声笑了。一把夺过来，想说谢谢，看到吴峥嘴角歪歪的就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书包？

里面有可伶可俐的去痘液，而你，满脸痘痘。

很多年后，木木想自己刚开始就把缺点全暴露了：脾气暴躁，说话直来直往，小脑不发达，而且长一脸青春勃发的痘痘。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捂住脸，恶狠狠说关你什么事，然后一路小跑冲出操场。

跑出校门时，木木停下来揉自己跌得发红的膝盖，觉得那个男生也不怎么讨厌。

其实木木有很多优点：比如她学习好，引得男生女生艳羡不已。但这些优点都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就像人内涵丰富，性情善良，要通过长期接触才能发现。倒是她的痘痘，明明白白摆在脸上，让她在男生面前，总是一副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

那天以后木木总也忘不了那个男生。吴峥，有点高有点帅，会像史奴比那样歪着嘴坏坏地笑。所以食堂里，吴峥隔着透明玻璃门招呼木木时，她啪的一声就撞在玻璃上，额头红了很大的一块。

买饭的时候，吴峥排在前面，不断转头和木木说话。木木咿咿哦哦，感觉额上渐渐肿痛，而脸红得像火烧云，恐怖的感觉潮水般将她淹没。她想起早上照镜子时三颗红红的小痘痘盘踞在鼻翼四周，熟了，红红的底座上有黄色的小点，轻轻一挤，冒出白色的小粒。当然木木了解很多除痘的专业知识，她不会挤那些痘痘。但想到额上那红红的突起，木木的心就缩成一团。她说吴峥你不要看着我，你转过去吧。我们背对着说话。木木的眼泪都要急出来了，吴峥才转了过去。他想，这真是个奇怪的女生。成绩那样好，笔下的文字那样飞扬，怎么反倒这样害羞呢？看看周围，莫非怕被老师看见。空荡荡的食堂，打饭师傅的大铁勺和饭缸一次次亲密接触，稀稀拉拉的排队的人。角落里，一个男生恰巧抬头看他们。吴峥想，原来是这样。便不说话了，转过头默默地排队。

后来吴峥打听到，那个男生和他们同年级，成绩也很棒。叹一口气，吴峥骑着单车，在家门口轻轻一拐，就晃进一个废弃多年的公园，在湖泊边，打了一个下午的水漂。

吴峥的成绩不好，顶多上个大专，本来他不太在意的，但自从木木撞进眼帘，他就觉得不一样了。木木的志愿是北外，吴峥觉得他也应该进京，所以整整一年，他一心扑在学习上，做梦都在背英语单词。

校园里，梧桐叶黄了，落了，又发了新芽，阳光下透明的碧。木木在梧桐树下单脚跳，模拟出膝盖受伤的样子，累了，拿出小镜子照脸上的痘痘，一个一个，粉红暗紫，于是心情一格格跌落，咯噔咯噔的。那一刻，木木是情愿用生命来换一张光洁的面颊的。像所有十多岁的女孩子一样，木木不敢想自己20岁、30岁的样子。她觉得那时自己该有多丑呀，而不去想，青春仿佛就能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

高考那年的五月，天气异常的热，木木脸上的痘痘也此起彼伏，风光无限。学校扭不过教育局素质教育的要求，十分不情愿地带高三的学生到附近郊游。

离市区并不远，沿途有青葱的树叶和油菜花黄色的海洋。同一年级的学生挤在两节车厢里，欢声笑语。有人提议吴峥吹一段口琴。吴峥没有拒绝，站起来，走到车厢中央，刚把口琴放到唇边，就看到木木坐在靠走道的位置，埋着头，露出黑软的头发和中央青白的发迹线。

再也吹不成调了，一首《小小少年》变得语无伦次稀稀落落，终于在满车厢的哄笑声中逃回去。木木想：原来他还会吹口琴呀，吹得很不赖。她也这样对同学说了，语气漫不经心，心跳似有似无。

同学没将话茬接过去，而是不断地赞美教育局的英明决定。她不知道木木是多么想和人谈谈吴峥，让舌尖跳动，吴峥的名字跃出，轻灵细碎，像罗兰的诗。



话题终于越扯越远，小小的希望渐渐熄灭，变成硬硬的疙瘩，不痛，却横亘在木木心间。

4

一年以后，木木已经是北外一个颇惹眼的女生了。大家知道，北外的女生都很漂亮，气质高雅。刚开始，木木觉得自己是混进天鹅群里的丑小鸭，处处低着头，心甘情愿地淹没在别人的光环里。然而，知识和时光的打磨，面容清秀、表情淡漠的她，渐渐成为天鹅中耀眼的一只。

大学四年，木木用流畅的英语，在京城大大小小的会展中，充当翻译，赚取学费。日子无惊无险，一路平平安安走过来。

有一封信，木木一直想寄给吴峥，那是大一时，她打着手电窝在被窝里写的。她想起高中春游时，自己和同学笑闹，耳边有若有若无的口琴声。在溪边洗手，吴峥莽撞地冲过来，也将手埋在水里。那些水流过他的，又流过自己的手。莫名，她就想起卜算子里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吴峥没考上京城的第一志愿，在南方一所商业学校念计算机。他是不会记得自己的。满脸痘痘，将去痘液随身携带的平凡女孩，谁能够记住呢？所以木木的信就一直有寄出，渐渐遗落了。

而偌大中国的另一端，吴峥想起那个脾气不好、丢三落四的女孩，就会整瓶整瓶地喝啤酒，喝完了，提笔仅仅写下一个名字，便因为头痛欲裂，放弃了。

如果没有那次同学聚会，吴峥和木木可能就永远不会见面了。

大学的最后一个寒假，所有的同学都找到了“婆家”，只有木木还在游荡，她不知道自己应该留在北京，还是回到家乡。家乡有金黄的油菜花、碧绿的梧桐，还有一度盘旋心中的少年；而北京，有的只是高楼和出人头地的梦想。

因为初从北京回到潮湿的家乡，木木生病了，有低低的热度，面颊微红。在同学的照顾下，她被安排在饭店角落的位置，看着同学笑闹。

不时地，木木的眼光溜过玻璃门。风淡淡的，树叶轻轻碰撞，有细碎的声音。这个南方城市的春天已经悄然来了。

木木看到了吴峥，他依然是高瘦的，下颌有了青白的印记，宽宽的额角闪着智慧的光。而吴峥眼底的木木，隐约是当年清秀的模样，只是俏皮的小痘痘不见了，笑容浅浅。他们都成熟了很多，以至于能娴熟地和彼此打招呼，任内心汹涌如潮，表情仍是淡定。

饭将要吃完的时候，吴峥举着酒杯走到木木面前，突然伸出手拍了一下木木的脸：“真的长大了！可以不用去痘液了。”木木也笑了起来：“是的，我已经不是17岁了。我们也终于不用背对着说话了……”那一刻，在彼此的眼眸里，他们看到了年少的自己。那么多年，他们从没有对视过，而或许，仅仅是这一眼，便能看成永远。

窗外，云淡风轻。吴峥目送木木离开，他突然明白：其实这么多年里，木木的眼中一直是有自己的。就像每个人的青春岁月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人，涩涩地牵动内心。这是成长中的印记，甩不掉，抹不去。

黑马王子

文/李小刀

那时于草草刚会坐，就总坐在王国背上。

于草草说：“马马跑。”王国就开始爬。

于草草说：“马马走。”王国还是爬。

于草草说：“马马停。”王国还是爬。

那时，王国才刚会爬。

这就是青梅竹马。



王国等待于草草给介绍的第四个女朋友。暗号：西服、玫瑰花

卖CD的小伙子怀疑地看着王国，双手抓着被单四角，准备随时开溜。王国站在校门外这个卖打口CD的地摊前，眼睛四下里闪了又闪，一副等同伴支援的样子。中午的太阳大得离谱，王国偏偏把自己打扮成了工商人员，西服领带——这一点，王国已经感觉到了。

这身衣着是于草草定下来的。

于草草说：“不管人家能不能相中你，你要尊重人家。人家是女孩子么。”于草草说：“别忘了买花。100个女孩子99个都喜欢花，还有一个不喜欢的是傻子。”于草草还说：“这是我们宿舍里的老四，最漂亮了。”于草草说：“你要多等一会儿，女孩子都喜欢迟到……”

王国不忍再听，套上西服，径直跑到校门口来做活动雕像。

做雕像也比听于草草唠叨强。

王国长长地松了口气。后来王国后悔了。他不应该松气的，因为后来他就感到氧气不够用。这已是他第13次看表。第一次看表时距约会时间还有2个小时，这一次过了约会时间3个小时。他相信，于草草这次介绍给他的是一个爬虫类女孩儿。

王国趁着最后的清醒，回忆了一下于草草介绍的那个女孩儿的特征……可那些似乎都从大脑里蒸发了，一点儿也不清晰。王国向卖CD的小贩转过头去。小贩也看着他。“喂——”王国叫了一声，小贩一溜烟地不见了。

王国有气无力地喊：“王菲的新碟打几折？”

王国和于草草的过去。暗号：很黑的白马

王国总愿意在人多的时候说：“我和于草草是青梅竹马。”于草草如果在身边，就会露出她的小虎牙，冲上来，抓起王国的手，狠劲咬一下，然后像王国得了拳击冠军似地，把王国的手举起来：“这就是撒谎的代价。”

王国举着带着牙印的手，笑得眼都看不见了：“她两岁时就喜欢咬我。”于草草于是白他一眼，扭头，走。

于草草和王国的确是青梅竹马。

只是那时王国是马，于草草刚会坐着，就总坐在王国背上。于草草说：“马马跑。”王国就开始爬。于草草说：“马马走。”王国还是爬。于草草说：“马马停。”王国还是爬。那时，王国才刚会爬。

王国的妈妈对于草草说：“长大后嫁给我家国国，他是你的白马王子呢。”于草草就哭了：“有这么黑的白马吗？”看于草草哭得伤心，王国就说：“我是王子，是骑白马的。”于草草想了想，不哭了。

于草草给王国介绍的第三位女朋友。暗号：我是披着狼皮的羊

当于草草向王国郑重地介绍第三位女朋友时，王国打摆子似地摇头。

于草草说：“这个绝对是靓女，超酷，如果不是刚失恋，人家还想认识你呢。”王国还在摇头。于草草已经抓起了他的手，龇着牙恨恨地说：“我做个媒婆容易吗？长眼睛的女孩儿都嫌你黑。”

王国只好遵照于草草的嘱咐，看着表，看到时针和秒针都指向了晚上7时，就上了网，打开自己的QQ，按下自定义寻找，找到那个名叫“沙漠里的死玫瑰”。

他在请求框里打下这样一行字：你好，我是一头披着狼皮的羊。这是于草为他们约定的暗号。

他皱着眉等待消息。

消息终于回来了：对方拒绝了你的请求。拒绝理由：披着狼皮的羊还是羊。羊是草食动物，玫瑰死了也是草本植物。

王国不相信地盯着屏幕，以为自己看错了，所以他又一次认真地输入了暗号。这一次，对方愉快地接受了他。

“老公，你终于来了。”

“你搞错了吧？”王国的手有点儿发抖。

“你不是王国吗？”

“是啊。”

“那我叫你老公没错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你老婆？”王国的眉头舒展开了，他迅速地敲着字，“好老婆、乖老婆，先亲一下啦。你这个网名不太好听，最好改成沙漠里的红玫瑰。黄沙、红花……”

对方沉默了一阵，忽然在他的好友目录中消失了。王国一直等到11点也没看到她。王国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她下线了，另一种是她把自己从好友中删除了。

第二天晚上7点，王国又上了QQ，他再一次搜索沙漠里的死玫瑰，打入暗号：我是一头披着狼皮的羊。对方很快发回了消息：对方拒绝加你为好友。王国不放棄地继续打暗号，直到头上被人敲了一记，随即于草草的声音在身后响了起

来：“别输暗号了。你没救了，对方嫌你太风流。”见王国失神落魄的样子，于草草不忍心地叹着气：“明天再给你介绍一位吧，你要好好珍惜，这绝对是本媒婆给你介绍的最后一位了。”

于草草给王国介绍的第二位女朋友。暗号：你吃了吗？

于草草给王国介绍的第二位女朋友姓屠，名叫屠玲玲。

王国马上想起了金庸笔下的屠娇娇。他迟疑着问于草草：“这个屠……究竟是男是女？如果是男的就算了。”于草草说：“她睡在我下铺，你说是男是女？”于草草的眼睛瞪得大，在她眼睛里，王国能清楚地看到小小的自己。王国避开她的目光，嗫嚅地说：“是女的。”

“约见暗号是：你吃了吗？”于草草出门前叮嘱他，“你吃了吗？记住没？”王国连连点头，心里暗暗感激于草草：为了自己能在大学里成功地谈一次恋爱，于草草费了不少心思。

约会的时间，约在了早上5时——屠玲玲晨练的时间。虽然还没见到屠玲玲，但王国已对她有了点好感：5时就起床晨练，挺有毅力的。王国按于草草的嘱托，跑进操场。操场里静得落到地上一只蚊子都能听到。幸好满月还没落，月亮亮，照光光，操场上空无一人，风凉嗖嗖地吹过来，把王国残余的那点儿睡意吹翻起来。他打了个哈欠，为了成功地与那个女孩儿见面，王国不得不开始绕着操场慢跑。

跑到第二圈就在跑道上看到了一个女孩儿。那个女孩儿梳着马尾，穿着白色的运动衫。从跑步的姿势就能看出，是个晨练好手。王国慢慢凑过去，微笑

着在她身边慢跑。他的微笑终于引起了女孩儿的注意，扭过头看了看他。

“你吃了吗？”王国深情地说。

女孩儿没说话，用看火星人的眼光看着他，然后突然加速，向前疾奔。“你吃了吗？”王国气喘吁吁地追上去。“有病！”女孩儿再一次加速。这次，王国没有追上去，他清楚地认识到，认错人了，因为暗号应该是对方也问他，你吃了吗？

操场上晨练的人渐渐多了。
天渐渐亮了。

王国放低了自己的要求，只要看起来比较漂亮的女孩儿，他就凑上去对暗号：你吃了吗？结果对方的回答无一不是两个字：“有病！”后来王国就有点儿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病——这么早，当然没人吃过早餐。

他不由得感到好笑，就坐到操场边擦汗。就在这时，他看到一双运动鞋停到了自己眼前。“你吃了吗？”这个人问他。王国万分惊喜地抬起头：“你吃了吗？”惊喜凝固在了脸上，那人是个男同学。男同学笑着跑开了，边跑边冲等在一边的女孩儿笑着说：“这人是真有病。”

王国对于草草所介绍的女孩彻底失望了。

于草草给王国介绍的第一个女朋友。暗号：没暗号

“你再不许对别人说我和你青梅竹马！”于草草咬着王国的手臂，声音含糊地说，“再说我就把你手咬下来！”王国感到手臂要掉下来了，呻吟着告饶：“再也不说了再不说了！”王国知道，于草草此时正和学校那位高瘦的中文系诗人烧着